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
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
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
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
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
畫廊落丹牖朱戶蝕銅環
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
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
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
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
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甌石一擲百萬錢
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
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
可憐蝸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
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
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
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漸
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齋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
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
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鼉鼉出客指蛟龍
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
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
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漉漉
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靄光景遂已戢
狹甸深霽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
靈曜邃高居朱明闕赫翕
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
遇夜轉連綿醜流更滄漶
禹壑嚙囊鳴百川灌注入
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
漱灑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
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
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
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
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氲雷風遞呼吸
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作又徵時賜思文憂民粒
鼃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
何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
泥塗跣重繭梅潤侵什襲
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
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塊坳迷原隰
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
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
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
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
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震川先生集卷十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蜚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孟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獠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旣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森森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縠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輓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日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卮螯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單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地橋履今卽下邳街
淮酒市醺醪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羣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髭黽勉小縣吏奔走太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菑畬
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檻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闕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旣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楊雄

震川先生集卷十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饒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盱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糞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憐甚鑊鉞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旣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首藉入郡問驂騮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觀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為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遭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裘亡家麓少所蘊
徒爲嘗一癩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躓
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撫膺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
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
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燒愷悌揚仁
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暎
吳會日剝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謬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隳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涓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沈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
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鞞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食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憺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擺垂指
揅儻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厦幽棲獲便房
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
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
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
覲覲容自嵬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鬣隸泠然御清涼
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
終慚在二季未可儼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
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履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森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均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黝

飼蟲疲楚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曠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剝剝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臯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徬徨宋金
之季■强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畫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震川先生集卷十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閉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蹠
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痼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
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
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閣咲吾文章
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佳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
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
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
舞高者脩儻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圍巖嶸爭來獻
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
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
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鵝居鳥行衣垂
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
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
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籠食清垂
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
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
爲作歌

六王爭鬪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
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
何高北地方從代大通嵬嵬靈壽起岩堯一日沙丘
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
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
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

知共誇浚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猶神師斲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掖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泮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廡重曠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緙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
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歛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晡暉過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羗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
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圓題隨丹青嗚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罅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箆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頽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

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海一船來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蠻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邠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
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公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衺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
夜潮卽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震川先生集卷十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傳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北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熨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
離韎歸鞬

鞞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織麗見精工 秦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十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迥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闌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
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
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
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
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
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
友莫因下拜嘆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
地鳩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
處五杏叅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闌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
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鱗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遙知來
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
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于今生事如秋

水惟有芙蓉花好餐

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

用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語出莊子

凶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

在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又爲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

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

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
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
馬又見柳帆海上來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三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
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
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
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
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
注獨控青騮瀆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
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巋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鬻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東川先生別集卷十
五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
已唐舉終非錯相人

水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愷爽於邑中兮
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水崖之草堂旣
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
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
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
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
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熒熒以自遂兮廓天路

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道鈇鉞之
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
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
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
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
父之逐日兮孰知暘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
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颺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
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厭鼎臠之盈
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
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冰今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睽睽如此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歸太僕贊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舍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靳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

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漁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
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
久而始傷

震川先生小傳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
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為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
第二人為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
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
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
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
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
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為南京太僕
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為
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
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

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
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涵々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
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
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墟市之間樹牙頰相撐柱
不少下嘗為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
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
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
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
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
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
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為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
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

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
人徐渭文長入長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
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雜誦
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
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為具言熙甫之
文度意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己每敘
張文隱事輒為流涕豈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為補
書之於此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誌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誌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為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離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

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德甫。為湖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卽竿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祥。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陵張文隱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為義理之文。洗滌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斯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為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

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有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
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
士掩之。賊蠶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
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公臂。若有
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
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
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為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
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再闕一人。
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
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
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
大戶為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
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
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順德。為土室蓬戶。讀
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
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
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丞。而
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
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三郡縣。重致人言。意抑鬱不
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
多世所未有。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無何不起矣。天下士
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
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
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

歎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大。冊。鋪。張。帝王之畧。表
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
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
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
者。余蓋為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
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
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
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聖
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籟匪簋。丞儲有飶。造次之間。周
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為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為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之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鈔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亦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

今先君捐館舍昆殉難二十餘年，至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為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齋與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中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續，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其趨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陽曾方之者，昔賢不為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

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由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於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既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已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荅上天生人才之美。

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
自知負罪而壁立罄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
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
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
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
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已不得已之思也若合
鈔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
當世之世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
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
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為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萬生吾太僕著作迴軼群一時七
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
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
四十葉數踰一千校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鈔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

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樹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闢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
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
兄校訂合已刻未刻請正於牧翁錢宗伯選定四十卷發凡
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剗刷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
商確審定期無改舊觀亦遵牧翁之意也甲辰閏夏先君子
與牧翁相繼謝世工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
表章家學以成人之志嘗痛悼于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
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即世早也會肅
携牧翁選序及先君子跋語入都謁宗伯敬翁王年伯詢知
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以梓之者適董黃洲
令崑山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即以屬之而無錫吳伯成明
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既厥成元恭遂鳩工始事

奔走拮据寤寐不遑者積有歷年乃次第可冀有成而元恭
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健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
之元孫安蜀踵而成之然後太僕公之文終得炳然與唐宋
大家並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
數以太僕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
書有遭讒罹謗之恐其遇可謂艱矣又從順德入掌制勅意
氣稍得發舒而遽以病卒天何獨靳其材也耶抑有意柔困
其心阨塞其身俾得卓然有立以傳於後也從來具韜世之
量者雖無所建豎而其言語文章必且垂當世時而名後世
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近二百年學者仰其文如五
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為要歸可謂久
而愈昌遠而彌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
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至
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牧翁先生微顯闡幽
搜揚要妙與敬翁年伯後先表章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
雖歐陽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
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實有裨益寧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
未窺古人堂奧塵、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真媿不能
讀父書者而况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
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
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
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元肅拜手附識

大正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